

信仰的法则

Acts of Faith: Explaining the Human Side of Religion

——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

[美] 罗德尼·斯达克 (Rodney Stark) / 著
罗杰尔·芬克 (Roger Finke)

杨凤岗 / 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宗教学译丛 *Religious Studies Series*

信仰的法则

Acts of Faith: Explaining the Human Side of Religion

——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

[美] 罗德尼·斯达克 (Rodney Stark) / 著
罗杰尔·芬克 (Roger Finke)

杨凤岗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 / [美] 斯达克等著；杨凤岗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
(宗教学译丛/何光沪主编)

ISBN 7-300-05233-9/B·326

I. 宗…

II. ①斯…②杨…

III. 宗教-关系-经济-研究

IV. B91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1909 号

宗教学译丛

信仰的法则

——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

[美] 罗德尼·斯达克 (Rodney Stark) 著
罗杰尔·芬克 (Roger Finke)
杨凤岗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62515351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新世纪印刷厂	
开 本	965×1270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5.375 插页 1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35 000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宗教学，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近年来似乎正在成为“显学”。

在西方学术界，面对着伊斯兰教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内的勃兴，穆斯林和清真寺在西方许多城市中的涌现；面对着佛教和印度教乃至某些中国宗教不单在亚洲继续存在，而且在西方扩大地盘的事实；面对着基督新教在中国和东亚、基督正教在俄国和东欧、基督公教和基督新教在亚非拉广大地区迅速复兴和发展的现状；面对着形形色色的新兴宗教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此消彼长的局面；面对着社会生活世俗化与宗教信仰多元化齐头并进的形势……学者们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研究与宗教相关的问题，不得不尽力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包括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现象学、哲学等学科的方法），去研究宗教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现

象和关系，甚至不得不时时更新研究的方法、重新思考以往的结论。凡此种种，都使得宗教学不但在学生众多的大学课堂上经久不衰，在种类繁多的学术会议上热闹兴旺，在自成一类的学术出版中日益发达，而且在从上帝存在的证明这样古老的传统哲学问题，到新兴宗教的作用这样紧迫的当代社会问题上，在从精神生活的趋势这样普遍的社会人生问题，到宗教对话的基础这样现实的文明共处问题上，都继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因此之故，宗教学在西方，以130岁的高龄（就宗教科学言），甚至2500岁的高龄（就宗教哲学言），而呈现出蓬勃生长的态势。

在中国学术界，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各宗教的迅速复苏和发展，对学者们的工作提出了纷繁多样、层出不穷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提出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同步发展以适应宗教形势和社会形势的现实要求。而研究宗教的学者们尽管来自不同的领域，尽管面临缺少资料、缺少资金、缺少语言训练、缺少社会理解等等困难，仍然依靠自发、自愿的艰苦、卓越的努力，继承了前辈们中断了30年的宗教学术事业，使中国宗教学在短短20余年间，获得了琳琅满目的丰富成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进展。现在，对于宗教学研究的迫切性、重要性，社会各界已有了越来越多的理解，一些政府机构和宗教团体，已经越来越重视宗教学的研究，不少社会科学院和高等院校，也越来越关心和支持这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这种情况，作为中国宗教学界众多学者20年努力的可喜结果，不但是中国学术全面发展之福，也是中国社会健康发展之福。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的宗教学发展还面临一些具体而重大的困难。除了需要社会上下各界的进一步理解和思想解放，以便进一步消除研究禁区和填补研究空白之外，曾经夭折而新生不过20余年，因而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很弱小的中国宗教学最需要的，一是培养人才，二是积累资料。在前一方面，现在已有一些高校设立了宗教学系，更多的高校设立了名称各异、侧重不同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尽管这些机构在培养人才方面，总体上说还存在“倒金字塔”（即研究生多于本科

生)或类似现象,但毕竟已在开始扭转人才缺少的困境。在后一方面,现在国内在资料的翻译引进方面依然十分零散,在发达国家宗教学百花齐放、分支细密、大师辈出、名作如林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找到的资料更如一鳞半爪,少得可怜。这不但使研究者难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扩大视野,难以从前人的成果中吸取自己成长所需的养分,大大拖了现有研究工作的后腿,而且使有关专业的老师和学生难以得到教学所需的资料,难以了解基本的(更不必说最新的)学术进展情况,直接拖了人才培养工作的后腿。

有鉴于此,我们不得不能力薄弱,组织创设这套译丛,希望得到学术界、教育界新老朋友、耆儒新秀们的参与和支持,一起来开始扭转中国宗教学资料缺少的困境,一起来为中国宗教学的人才培养做一些资料积累的工作。在初创阶段,为了适应我国宗教学需求的特点和我国宗教发展的特点,拟设立宗教学研究(包括描述性研究、规范性研究和对话性研究)、佛教研究和基督教研究三大系列;为了适应学术研究、教学参考和广大读者层次不同的需要,拟采取概论专著和经典名著兼收并容的方针。

我相信,零散的力量若能相对集中,累积的效果必将十分可观。我还相信,很多朋友都有推进学术、造福社会的美好愿望,让我们共勉,把这愿望变成行动吧!

何光沪

2003年10月31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宜园

宗教学或宗教研究，包括神学的、人文的和
社会科学的三大进路。如果说神学的宗教学是从
宗教内部进行的逻辑推演和论证，人文的宗教学
是从哲学、文学、思想史等的角度对宗教的反思
和阐释，那么，社会科学的宗教学则使用实证
的方法（包括量化的和质化的研究），收集实证
的数据和材料，并且进行客观的分析和归纳，从而
得出科学的理论来解释宗教现象以及宗教与社会
其他方面的互动关系。科学理论以假说的形式存
在，命题可以被实证材料证实或证伪，从而推动
理论的发展。

高度客观性是科学的宗教学的特色，这使之
成为持有不同宗教立场（包括无神论立场）和哲
学立场的人们可以交流的共同语言。由于社会科
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中的人及其组织、制度，研
究者又都是社会中的一员，有其主观性，所以，

对于实证数据进行客观分析就面临极多的困难。科学的宗教学承认任何单项研究和任何研究者个人的主观性和局限性，这种主观性和局限性在同样或类似研究的复制（replication）当中得到不断的超越和克服，在多元交流和互补中达到一种多元客观性。无论如何，社会科学之成为科学，必须是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而且要有最大限度的客观性。

科学的宗教学是有其自身局限的，并不代替神学和人文学科对于宗教的阐释。正如物理学不能代替对于大自然的诗意描述和艺术再现一样。科学的宗教学不能直接认识无限，但是也不能否定无限。

界定和区分社会科学与哲学人文学科，不是要画地为牢。如今，科际间的进路（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但是，如果没有对于不同学科的界定和区分，也就没有所谓科际间的进路。哲学家可以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而社会科学家也可以发表神学的观点；同一个人也可以就某一问题进行神学、哲学、社会科学等多学科多角度的阐述。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同哲学人文学科的论述的区分仍然是必要的，把哲学人文学科混同为科学只能带来理论和理解的混乱。

中国的宗教学或宗教研究在过去这20多年已有长足的发展。文化大革命之后围绕宗教鸦片论的大讨论成为宗教研究领域解放思想的契机。20世纪80年代对于宗教的研究主要在哲学领域，尽管也有不少优秀的历史学著作发表。几所著名大学的哲学系率先设立了宗教教研室，后来则更发展成为宗教研究所和宗教学系。在20世纪90年代，宗教是文化这一命题大大拓宽了宗教研究的疆界，成为一个极为有趣的人文学热点。不过，对于当代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则仍很有限。造成这种滞后的原因很多，但是缺乏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以及对于当代宗教现象的兴趣，恐怕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宗教学家和学生们一般限于文史哲领域之中，很少有掌握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并愿作尝试的人。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家和学生们对于宗教现象一般没有兴趣，即使有兴趣也缺少必要的宗教知识准备去开展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的神教学的滞

后，已经使中国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是奋起直追的时候了。

为了补课，介绍几十年前甚至一二百年前的经典著作固然必要，但是更要奋起直追，以便迎头赶上。宗教社会学在过去这一二十年有着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一个新的范式可以说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个新范式甚至迫使皮特·伯格（Peter Berger，又译彼得·贝格尔）倒戈，公开宣布放弃自己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阐述并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和观点。新范式的领衔主将就是本书的作者之一，罗德尼·斯达克。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对宗教的实证研究，既注重数据，又注重理论，著作甚丰。在这本书里，两位作者在理论上系统总结了过去几十年来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提出了一个从微观到中层再到宏观的全面的理论体系。此书一发表，立即赢得宗教社会科学界的赞赏，有很多学者认为，这必将成为一部经典，影响今后几十年科学宗教学的发展。

翻译介绍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借此推动对于中国当代宗教的实证研究，而不是单纯地了解又一个理论体系。社会科学的性质注定了理论必须随着新的实证研究发现而不断发展。用斯达克和芬克为本书的中文版特别写的序中的话说，希望我们用“对于中国宗教生活的研究”来“检验”他们的命题，“有些命题很可能被这些研究所修订”。这就意味着跟活跃于当代学术前沿的学者直接对话，而不仅是跟在大师后面亦步亦趋。重要的是我们要拿出扎实的实证研究来。

此书出版后，立即被很多大学采纳为宗教社会学课程教材，包括我所在的南缅因州大学和普渡大学。2001年12月到2002年1月，我也有幸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为研究生开设宗教社会学课程，教材用的就是这本书。为了加深理解，作为课堂作业，我要求选修此课的研究生分别翻译本书各章，并曾希望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翻译稿。但是在我试图校改时，发现无法进行，因为此书的理论和术语在汉语学界是非常陌生的。所以，本着对中文读者负责的态度，我只好完全撇开他们的翻译习作，全部从头译起。不过，我为有缘跟他们一起讨论这本书而感到非常高兴，也为他们认真的学习和提出的问题而感谢

他们，包括姚志杰、王红英、岳添晖、管兵、韩恒、张慧霞、陈晨、王琳予、卢春天、成功、何晓斌、刘穗琴等。我特别要对夏建中教授的安排和王红英同学的协助表示由衷的感谢。

这本译著能够迅速出版，主要是因为何光沪博士的努力。他既是个很有成就的宗教学家，也是个很好的组织者。经他手编辑的众多译著，已成为中国宗教学发展的重要资源。他的夫人高师宁女士是最早介绍宗教社会学的少数学者之一。我为跟他们多年的友情和愉快的合作而感谢他们。也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李艳辉和邹莉，她们认真细致的编辑工作大大增强了这个中文译本的可读性。

最后，我愿借此机会表达对于方立天教授的深深感激。我1987年从南开大学获得西方哲学硕士学位时，仅凭一篇拙文拜见方先生，却蒙大力提携，有幸受聘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成为新成立的宗教教研室仅有的二人之一。我20世纪80年代末赴美留学，转读宗教社会学，但是从未忘却方先生以及其他校系领导和同事的关爱，总寻找机会为中国宗教学的发展尽点微薄之力，曾经在1994年秋回国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为研究生讲课一个学期，从2000年起，则跟中国人民大学世界宗教研究所开始了更多的合作项目。方先生和诸多同事这些年来给予了我持久的信任与真诚的合作。这些同事很多，如果在这里一一列名，名单就太长了，谨在此表达我对每一位的诚挚谢意。

杨凤岗

2003年夏

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

如果一个宗教社会学只能适用于西方国家，就像一个只能应用于美国的物理学，或者一个只适用于韩国的生物学，那同样都是愚蠢可笑的。在这部理论著作中我们试图系统阐述能够适用于任何地方的命题——就跟它们足以解释加拿大的宗教行为一样，它们足以解释中国的宗教行为。但是，我们的理论是否成立只能用适当的数据来检验。虽然我们为每一个命题都引用了已有的研究文献作为支持，但是显然这些材料主要局限于美国的研究以及欧洲的一些研究，因为宗教研究在那些地方已经有一段时期了——在伊斯兰教国家和亚洲几乎还没有进行这样的研究。

因此，我们为这部著作的中文版而感到极为高兴。中国的出版社愿意出版中文版这个事实本身反映了社会科学的宗教研究在中国的迅速发展。这意味着我们的命题现在将被对于中国宗教

生活的研究所检验，有些命题很可能会被这些研究所修订。没有比这更令我们愉快的了。

我们也很荣幸由一位我们非常信任的学者翻译这本著作。杨凤岗教授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宗教社会学家。我们确信他把握了我们的意思。

最后，我们期待跟阅读本书的一些人相见，并且期待着读到那些用他们的研究来对我们的理论有所回应、扩展或改进的著作。

罗德尼·斯达克
罗杰尔·芬克

If it would be foolish to try to formulate a physics that only applied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a biology that held only in Korea, it is equally foolish to settle for a sociology of religion that applies only to Western nations. In our theoretical work we have attempted to formulate propositions that apply everywhere — that explain religious behavior as adequately in China as in Canada. But, whether we have succeeded in doing so cannot be assessed except against appropriate data. Although we have cited the available research literature for each of our propositions, it will be obvious that these materials are mainly limited to studies d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a few done in Europe, because that's where research on religion has been going on — almost no research has been done in Islamic nations

or in Asia.

For this reason we are so very enthusiastic about there being a Chinese edition of our work. The fact that a Chinese publisher was willing to bring out a Chinese translation reflects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social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in China. That means that our propositions now will be tested, and some probably will be revised, by studies of religious life in China. Nothing could please us more.

We also are honored to have our work translated by a scholar in whom we have so much confidence. Professor Fenggang Yang has established himself as a fine sociologist of religion and we are certain that he has captured our meanings.

Finally, we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some of you who read this book and to reading the work of others as they respond to, extend, or improve on our theories.

Rodney Stark

Roger Finke

	作者致中国读者	(1)
	导论 无神论、信仰以及对于 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	(1)
第一部分	冲突中的范式	
	第一章 老问题、新观点	(33)
	第二章 理性和“宗教头脑”	(52)
	第三章 安息吧，世俗化！	(70)
第二部分	宗教个体	
	第四章 宗教的微观基础	(101)
	第五章 宗教选择：改教和 改宗	(142)

第三部分	宗教群体
	第六章 宗教群体动力 (175)
	第七章 天主教神职的衰落和复兴 (208)
第四部分	宗教经济
	第八章 宗教经济的一个理论模型 (237)
	第九章 宗教竞争和委身：国际情形检查 ... (269)
	第十章 大教会到小教派的运动 (319)
	附录 命题和定义 (342)
	参考文献 (352)
	索引 (410)

无神论、信仰以及对于
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

¹ 对于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缺少科学性，这种现象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社会科学作为“启蒙运动”的产儿，在开始时不仅断定宗教是荒谬的，而且最好是尽快根除之。当然，无神论并不新鲜，很多古希腊哲学家就拒斥神灵，印度和中国哲学的一些学派也是如此（Collins, 1998）。其实，据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 1966）说，无神论在尚未有文字的、“原始的”社会中就存在了，甚至在远古旧石器时代就可能有无神论者了。

然而，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及其朋友在三个多世纪前的所作所为却带有一些原创性。他们不仅最早用正在形成的社会科学之

• 本章内容的一个早期版本曾经发表为 Rodney Stark, “Atheism, Faith, and The Social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Religion*, (1999) 14: 41-62.